

北京的人会館

印光

中國

人會

館

印光

印光

# 北京的会馆

胡春焕 白鹤群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079号

责任编辑：李阿红

封面设计：张志新

北京的会馆

胡春焕 白鹤群 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计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2.5 印张 300 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0000  
ISBN 7—5017—3171—3/G·298

定价：10.00元

## 作者简介

胡春焕：女，北京市人，1949年生，原籍河北省安新县。

胡春焕女士对明清进士这门专业颇有研究，写有《明清二朝谢氏进士解析》、《山东昆嵛山道家文化与明清进士》等文。

《北京的会馆》一书是作者继长篇小说《道家仙祖谢映登》之后的又一部著作。



胡春焕女士的作品曾在《北京房地产》、《北京文物报》等杂志与刊物上发表，现为北京诗词学会（酒仙诗社）会员。

白鹤群：男，北京市人，1945年生，原籍吉林省永吉市，

满族，巴雅拉氏。由于家庭的熏陶，作为满族后裔，他对北京的名胜古迹、碑碣联对、王府沿革、陵园坟冢、会馆义地等研究颇为爱好。三十年来，白鹤群除在报刊上发表200多篇涉及北京旅游、民俗、书法等文章和作品外，还与胡春焕女士合著了《道家仙祖谢映登》一书。他的简介及作品已编入《当代对联艺术家辞典》。白鹤群在书法、篆刻方面也颇具功力，从师吴述恒、许林村二师。

白鹤群现为北京市旅游职工书画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史地民俗学会谢映登史料调研室主任，并在中国旅游文化学会、中国楹联学会、北京文物保护协会、民革中山书画社等二十多家社会团体中任理事、会员。



## 序

北京市地名办公室主任 王海岐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北京宣武、崇文两区地名工作中发现,有许多街巷地名的历史沿革与会馆有关,就其历史地位来讲,颇有其独特价值。因而,北京市地名办公室、宣武区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为了弘扬首都文化,保留首都历史文化遗迹,决心编撰一本《北京的会馆》。正好,胡春焕女士、白鹤群先生对北京旧时会馆的调查研究潜心努力二十余年,聘请他们作为这本书的执编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动意得到了他们的应允,真没想到他们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愿望。

望着书案上《北京的会馆》这部书稿,我诚服作者的辛勤和执著。我祝贺作者在劳动、时间、资金、情谊的付出中向读者奉献的这部丰硕成果。

作者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他们用坦诚的心邀请学会写篇序言。学会对宣扬北京民俗之举视为本分,而序也应由学会会长英若诚先生撰写。然英若诚会长工作繁忙,笔下无暇,命我代之,以谢作者。三思之下,尽管我笔拙心痴,仍须从命。否则何以对得起作者二十余年的穿街走巷。作者以笔做针,以会馆做线,以社会为绢,一针一线、一笔一墨,编绘着《北京的会馆》这幅美丽的画卷。作者是个勤奋而又有事业心的人,对北京民俗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有着强烈的奉献精神。

北京历来为都,几百年为全国文化之中心,古迹之多,甲

于全国。会馆这个特有的内容也在其中。各地人士或来京科考、或来京为官、或来京经商、或来京就学、或来京游览、考察、交谊，大多以会馆做为落脚点。因此，历来有许多书籍曾给予北京的会馆以简略的文字记载。

会馆雏形渊源于汉代朱买臣一文。这点可否准确，我不敢断言，但在明清两朝，京师的会馆极多却是事实。前人书载：“数十年来，各省争建会馆……以至外城房屋基地价值昂贵，”“或省、或府、或县，大小凡四百余所……”

尽管会馆这一事物在北京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庞大的网络，起过如此大的、多方面的作用，但北京尚没有一部会馆的专著。真是：书缺有间、事物难详。1980年，也就是北京诸会馆消失30年之后，李华先生《明清二朝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一书出版，他弥补了研究北京昔日工商会馆的这段空白。今天，在会馆消失40年之后，胡春焕、白鹤群两先生以他们实地的勘察、资料的积累、真伪的取弃，写就了《北京的会馆》一书。这书将使人们对北京昔日的文人试馆、工商会馆、行业会馆、仪馆有更深的了解和回忆，而对专业人员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

《北京的会馆》一书涉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涉及近300多个县、市。因此，《会馆》一书也将起到沟通全国各省、县与首都情谊的作用。

在近30万字的书稿中，作者前半部论述了会馆这一事物的由来与作用、形成与种类、结构与规模、名称与管理、兴衰与现状及诸省会馆在京各区县的分布。而后半部则逐一叙述了全国各地在京兴建的会馆内的人文细情。

在近30万字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作者是如此尊重前人留下的史料，他们按图索骥，逐一落实与甄别，并附注文字来

加以肯定,给予继承和沿袭;

在近 30 万字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作者对会馆这一学问的痴情。做为朋友,我知道他们仅就会馆类就建有 500 多张大卡片,按省分类,按所建地域分类,每逢实地考察或在图书馆内得到新的会馆文字或轶闻,归家后便不辞辛劳,必一一填写。而在科举与明清进士类,作者竟建立了 5 万张卡片。逢书中有某名人史料,作者必纳入其档案。试想,每座会馆记 1500 字、每位进士记 100 字,那么作者手中的文字资料至少要有 600 万字。在这些书稿面前,我仿佛看到了作者在稻田中犹如黄牛一般,拖着铧犁、踏着泥水喘着粗气辛勤耕耘的动人场面;

在这近 30 万字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作者对待昔日文字严谨、认真的态度,此书指出了一馆多地名、一馆多馆名,错字照抄等名不副实的现象。他们参考的既有明清两朝的官方史料,也有上述两朝的野史轶闻;既有民国期间会馆内部组织机构遗留下来的文字,又有今天对昔日会馆的忆旧和追寻,此书可谓是集多种资料为一身的成果。

最难得的是《会馆》一书首次披露了 1949 年 8 月至 10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调查全市诸会馆的材料。北京市行政区划分多次,独划为 12 个行政区的时间最短(1949 年至 1950 年 8 月),这段时间留下的资料极少,所以这段文字无疑为北京昔日会馆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同时这一史料也反映了刚刚成立数月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各省在京的会馆是多么重视。

“事之成败,端在其志”,志坚而达不到目的者甚微,“有志者,事竟成”这句名言在作者身上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我十分赞赏作者抓住了《北京的会馆》这个空白的选题。文稿的事实说明研究会馆绝非是一种闲情逸致的享受,而是

艰辛劳动的付出。从文稿《调查随记》中我不但看到了作者不断地耕耘，不断地收获，我更看到耕耘的辛苦和收获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和新动力。

士所尚在志，行远登高，鹤飞云天舞环宇；

业必精于勤，博闻强识，春雨润物焕地新。

我相信，《会馆》一书定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我预祝作者培植出更多的奇葩泛出芳馨！

1993. 11.

# 目 录

序 .....	王海岐
一、北京的会馆综述 .....	(一)
会馆的由来与作用 .....	(二)
会馆的规模与结构 .....	(五)
会馆的形式和种类 .....	(八)
会馆的名称与管理 .....	(十三)
会馆的经费与收支 .....	(十八)
会馆的活动与义举 .....	(二十)
会馆的兴衰与现状 .....	(二二)
二、会馆在各区县的分布 .....	(二七)
宣武区 西城区 朝阳区 .....	(二八)
丰台区 门头沟区 石景山区 .....	(三三)
通县 崇文区 东城区 .....	(三三)
三、各省在京会馆简述 .....	(四二)
北京的广东籍会馆 .....	(四二)

北京的福建籍会馆	.....	(七九)
北京的台湾籍会馆	.....	(一一〇)
北京的陕西籍会馆	.....	(一一二)
北京的贵州籍会馆	.....	(一二七)
北京的云南籍会馆	.....	(一三一)
北京的广西籍会馆	.....	(一三七)
北京的甘肃籍会馆	.....	(一四一)
北京的湖北籍会馆	.....	(一四四)
北京的湖南籍会馆	.....	(一六四)
奉天会馆	.....	(一七三)
吉林会馆与吉林先哲祠	.....	(一七四)
北京的山东籍会馆	.....	(一七五)
北京的山西籍会馆	.....	(一八二)
北京的河北籍会馆	.....	(二〇八)
北京的河南籍会馆	.....	(二一四)
北京的四川籍会馆	.....	(二二一)

北京的江苏籍会馆	.....	(二三〇)
北京的江西籍会馆	.....	(二四四)
北京的浙江籍会馆	.....	(二五七)
北京的安徽籍会馆	.....	(二七八)
<b>四、工商会馆简介</b>	.....	(二九五)
靛行会馆 梨园会馆	.....	(二九五)
西金行会馆 弓箭会馆	.....	(二九八)
金箔会馆 药行会馆	.....	(二九九)
玉行长春会馆 文昌会馆	.....	(三〇一)
当业会馆	.....	(三〇三)
附 1 绛行公所 附 2 会馆拾遗	.....	(三〇四)
<b>五、附件</b>	.....	(三〇九)
警察总厅公布有关管理 会馆规则(民国初年)	.....	(三〇九)
北平市公安局管理会馆 规则(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	(三一一)

会馆房屋字据	.....	(三一二)
会馆房产登记证明书	.....	(三一三)
会馆买卖合同文例	.....	(三一四)
工商会馆馆规	.....	(三一四)
会馆喜金规定	.....	(三二〇)
会馆对外租赁合同	.....	(三二〇)
会馆董事会规章	.....	(三二二)
会馆章程	.....	(三二五)
住馆细则	.....	(三二七)
馆务报告	.....	(三二八)
会馆轶文	.....	(三三一)
六、北京诸会馆对联辑选	.....	(三三四)
七、附文	.....	(三六六)
实查日记一则	.....	(三六六)
洞天福地话会馆 丘祖联缘叙道情	.....	(三七三)

我与作者 .....	威云龙(三七五)
春闱遗墨煥新篇 .....	常林(三七八)
作者的话 .....	(三八二)
鸣谢 .....	(三八四)
主要参考书目 .....	(三八五)

## 一、北京的会馆综述

北京的会馆距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在宣武门外西草厂西头路北，排子胡同西头路南，崇文区长巷二条，东半壁街及某些胡同中，还能看到昔日刻在会馆大门上的馆匾，如：江西安福会馆、湖北江夏会馆、福建汀州南馆、靛行会馆等。

近几年来，由于北京市政府对首都文物工作的重视，先后颁布了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许多会馆也列入其中。如：崇文区的山西平阳府馆戏楼、福建汀州北馆，宣武区的湖南会馆、安徽会馆、广东顺德会馆、南海会馆、中山会馆等。

关于会馆的源由郭则云太史所著的《竹轩摭录》一书中说：“近世乡人旅居会饮及乡会试举子寄居之所，曰：‘会馆’”。由乡人官京朝者共置之，……按会馆始于两汉。《后汉书》（史弼传）：弼受诬事，当弃市前，孝廉魏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贿于侯览。又《汉书》（朱买臣传）：“买臣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及释太守出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曰：郡邸者，即今会馆。其时州、郡举贤孝车徵者，俱偕计吏入京都、处于郡邸。今之应就部试者大抵沿称计偕。由此记载观之，会馆发源至早，或谓始于宋明者，非也。所谓守邸者，即今长班之谓，买臣徵时，常寄时于长班。出卖郡邸者，犹今之出卖会馆。但彼为公、今为私耳。”

## 会馆的由来与作用

北京的会馆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阶段，在1415年以前，北京也有极少数会馆，但这少数会馆和全国各地现存的会馆一样，是商业经济的产物。如：今存的天津广东会馆、山东烟台的福建会馆、聊城的山陕会馆、河南开封的山陕甘会馆、湖北的河西会馆、上海的三山会馆、山东济南的广东会馆等。这些会馆都与商业经济有密切关系。若按会馆的性质区分，我们称这类会馆为商业会馆或工商会馆。这种会馆在北京不多，出现时间应在宋朝中叶，因为这时它已成为有组织的同乡同业的民间团体。

1415年，明朝三年一次的全国性考试地点从南京迁至新都——北京，所以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乙未科起，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地点都设在北京。我们知道，明清两朝先后举行过进士考试201科，已知取中进士51624人。试想，中进士者，可谓在应试举人中“凤毛麟角”，那么，全国各地来京考试的举人该有多少？《漫谈中状元》一文说：“会试由礼部在京城主持，也是三年一次，各省举子赴京考试国家按例提供一定的车马费，史称‘公车’，但是单程。会试录取比较严格，每科应试人数大约六七千人，从中只录取三百名左右。”试想，这六七千人，云集京都，再加上仆人和其他从者，食宿成了应试举子的一件费脑筋的事。

在明清两朝，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她集中了全国各地来京的达官显宦、富商巨贾、江湖艺人、手工业者。这些人一到北京，迫切盼望能够有一个凭乡谊关系，互相照顾的住所。此外，在三年一次的会试或逢皇帝特颁恩科考试后，

一经贡院出榜，榜上有名的，依然留在北京，再参加殿试，分出甲别、名次。没有考中进士的，有钱的举子一来一往可以乘车船马轿回原籍，等三年之后再于科场之中争鳌折桂，而无钱和路途远的举子只好留京寄宿，刻苦攻读，以便三年以后再次应考。这些举子在京举目无亲，除受京都各小客店的高价剥削外，还要受社会之恶气。这种举人落魄的情景引起了已经考中进士、身为朝中官员同乡的同情。于是他们邀集同乡中的官宦、巨商、仕绅和享有名望的人士合力集资，在北京城里购置地产，修建房屋，以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于是，北京出现了同今天招待所类似的同乡举子留宿的会馆。嘉庆二年（1797年），《新置宇县巍巍行六字号公局碑》中记：“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褐选者，皆建会馆以资憩息。”

明嘉靖、隆庆至万历年间，北京东城建有会馆。《京师坊巷志稿》中记：“朝阳门北小街，旧有云南会馆，”“小甜水井有镇海、慈溪会馆。”更有书认为，今日“文天祥祠”也曾是昔日会馆。《藤阳杂记》记：二忠祠在鲜鱼口，吉水人祀文信国，李忠肃邦华。忠肃甲申殉节于吉安会馆，即此。旧闻考称在城内，文信国祠未确。柴市一祠，未闻做会馆。但从上述文字也可看出，明时会馆则在内城有之。

在乡人眼中，同乡会馆就是身在异乡中的“故乡”，一跨进了会馆，顿生还乡之感，见同乡之人而喜，即使在乡里素昧生平、不识姓名，一旦用乡音聊起，犹如兄弟在异乡相遇。在本籍本来没有那么深的乡情，在同乡会馆内则受到格外的尊重。用同乡之谊，这条纽带，把会馆内乡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清军入关后，实行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的政令，防止汉化满人习俗和各省文人作乱，特定出禁止在内城兴建会馆的规定。所以，清代将明时以前在内城兴建的会馆逐渐废除，

而改迁、兴建于外城。由于上述基本原因，会馆逐渐在外城兴起，而前门、崇文门、宣武门这些商业繁华地区，因距离明清科考的场所——贡院较近和交通较为方便，则成了各省在京兴建会馆最为集中的地方。

乾隆、嘉庆年间是各省州府郡县兴建会馆发展最快的时期，当时各省州府郡县争相建馆，大县建馆小县也建馆，甚至出现了两县合建、三县合建、七邑合建、一县多建等现象。到光绪年间，在京兴建的各省会馆达五百多所。更有甚者，有的县在京兴建会馆达五所之多，四川省在京有会馆 12 所（1949 年计算），其中省馆竟有 7 所，府馆 4 所，而县馆只有 1 所。

据 1949 年 11 月民政局统计，全北京市会馆登记数为 391 处，按兴建时期列表如下：

明代	33	最早为江西南昌会馆，明永乐时期建。
清代	341	
民国	17	民国初年兴建较多，如江西会馆，湖北京山会馆。最晚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兴建的湖北大冶会馆。
合计	391	

从上述表格可知，明清两朝兴建的会馆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在这些会馆兴建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有些省份，一点点的小县就在京建有会馆，而有的县很大，甚至是州、府，但在京却没有一座会馆。如山西大同府、朔平府。提到会馆，就会让人们联想到科举考试，山西省在明清 201 次科考中竟无一人中得状元，而江苏省竟高达 66 名。这在当时全